

沉重的反思：“山楂树现象”述评

□张祖群

摘 要：小说及电影《山楂树之恋》超越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既定范式，还原了普通人的感情（爱情）生活。文章由“山楂树之恋”现象进行深刻的文学反思，并反思社会变迁。文章认为导演的初衷是弘扬纯真的爱情，寻找爱情的乌托邦，但是影片却以一种无意识的隐喻，对现实社会“无爱情”现象进行了强烈的讽刺。

关键词：山楂树现象；隐喻；爱情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11)03-0092-07

作者简介：张祖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070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几年，一本原本不知名的小说《山楂树之恋》先是在中年人，继而在青年人中广为流传，于网络、于博客、于出版社流行，先后有过几个正式的版本^[1]。学术界把人们对这类纯爱题材小说、电影等文学作品的流行称为“山楂树现象”。

山楂树之恋成为超越时代的纯真初恋情感的代名词，老三对于静秋超越生死的无性爱情以及静秋的纯情动人，唤醒了我们沉睡已久的情感信仰。于是我们有必要来讨论文学作品中“山楂树现象”为什么一度流行？它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价值观？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二、红色的隐喻

（一）红色年代

第一，“文革”大历史。

“文革”十年是一个压抑人性、败坏道德、践踏法制的非理性时期。小说《山楂树之恋》交融着被压抑心灵的独白和呼喊，对历史深处、曾被时代遮蔽的那段纯真而凄美爱情进行赞美与颂扬。

故事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一段潜伏在上一代人记忆中被压抑和被扭曲的历史，小说的叙事激活了那一历史记忆，让现实的我们百感交集。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感动之外还面对着一个更大的悖谬，由此产生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要纯洁的爱情故事，而不要伴随着这个爱情故事的历史语境。有人认为影片的宣传噱头“史上最纯净爱情”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这其实是我们自己为《山楂树之恋》设定了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我们赞美前者，批判后者。问题在于它们的关系是相生相克、祸福相依的。历史的压抑有两种结局：一是集体精神失常，如“文革”十年；一是情感的升华，像《山楂树之恋》

收稿日期：2011-04-16

基金项目：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青年骨干人才资助项目（PHR2011083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ZH08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GL049），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青年专项（BGA08056）科研成果之一。

这样的隐喻故事。升华是压抑的结果。压抑消除，升华的可能性也就消除，只能出现一个欲望的故事^{[3] [P100]}。

老三有一颗放浪不羁的心，渴望自由自在的爱情。在 20 世纪 70 年代“文革”的特殊大背景下，他既迫切地希望冲破禁锢政策的牢笼，又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静秋循规蹈矩的个人宿命。在如此巨大的矛盾、反差与坎坷之中，“小人物”战胜不了“大历史”，影片中营造出的二人世界的美好是暂时的，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人们所渴望的纯真情感的普遍缺失和对美好感情的天然追逐、向往，这样的一组矛盾，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今天的影视文学。我们向往平凡却美好的情感，却不得不面对人情淡薄的现实和超越影片的悲剧。

老三和静秋的爱纯洁、婉约、温暖、美

好，让人心动、感动、悸动。虽然，他们彼此深深相爱，因为时代的禁锢和家庭的阻隔，却不得已若即若离、望穿秋水、相思难耐。为了毕业、工作、转正，需要冲破重重阻力，需要一年不得与心爱之人见面，一切都只能在不被人看见之中偷偷摸摸进行，连最后在护士房里男女同床的害羞抚摸也是在关灯中进行，张艺谋导演的《山楂树之恋》充斥着一种可怕的、令人压抑的灰色和跳动的绚丽红色，这就是当时社会政治的逻辑，扭曲人性的潜规则。

第二，对“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超越。

中国当代文学中在“文革”之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出社会的变化以及一个新的时期的到来，开始逐渐对过去进行反思。

表 1 关于文学作品中十年“文革”的描写范式

范式	内涵	代表作
伤痕文学	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否定，在悲剧感伤的基调下，回顾十年动乱给人们精神和肉体上带来的创痛	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贤亮的《灵与肉》、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许三观的《活着》等
反思文学	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的鲜明特色，这种揭露性的内容和思想特色也成为反思作品吸引读者的最主要的因素。但也因为这批作家作品的理性主义色彩，因而相应地失去了“伤痕文学”那种令人刻骨铭心的忏悔与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他们“反思”的历史范围也局限在一定的政策之下，而且大多数以苦尽甘来的“大团圆”为结局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蝴蝶》等
改革文学	在“伤痕”和“反思”过后，对社会生活重新审视，延续了前二者的现实主义干预精神，将创作的领域由对过去的反省、反思开拓到对未来的展望上来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相》，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乔厂长上任记》，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下列资料整理而成—— [1] 薛茹欣. 论《山楂树之恋》的叙事特征 [M]. 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张福贵教授，2009：15。 [2] 黄修己.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卷）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3] 钱理群，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 丁帆，许志英. 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下）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 在“文革”过后，“伤痕文学”以人们对那个时代痛苦的回忆为主。其悲剧感伤基调的形成，是因为人们还无法从整个社

会的运动和打击中缓过神来，受过的伤还太过深刻，所以才会出现“伤痕”这种对那个时代的痛苦的感性诠释。(2) 而“反思文

学”的出现，则说明了人们开始思考，尝试着更加理性地去剖析那个时代背后的各种因素。我们整个民族到底怎么了？分析背后的原因，以求作为今后发展的借鉴与警示。(3)“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进一步深化的产物，其深入的揭露性和深刻的反思性，正好说明了由于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能够客观地分析时代，分析社会现象，反思自己，反思社会。虽然悲剧依然是主线，但社会发展和时间的沉淀，让人们能够冷静地对待悲剧。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流行，是“文革”过后不久的特殊时代里思想解放的结果。“文革”给人予深重的影响，尤其是老一辈人，那些经历过“文革”和感受过文革余温的人们。无论是对那一个时代的惧怕、排斥，还是那个时代带给人们的伤痛、感触与反思，都促使着对那一个时代有感情、有体悟的人们，藉由文字去表达他们的思想。

不管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都想要从文学的层面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一次总结和反思，是一种今天文学向过去的告别仪式。伴随着告别和清算的完成，文学必然会走回到正轨，也就是之后的向普通人情感关注的转变。如果从关注的情感主体来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潮流中关注的主体主要也是普通人，只不过这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语境中的普通人群体：第一，从人与历史潮流的依附关系来看，“他们”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甚至只能被历史推着走。第二，“他们”又不普通，因为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他们”和“我们”都是一个极为特殊时期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组成部分，“他们”是一群“不普通”的“普通人”。

《山楂树之恋》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知青生活的本真状态，为我们呈现了一段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给人予强烈的心理情感冲击和无垠的历史想象空间”^{[4] (P28-31)}。不同于以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反映的是，除了一代人的生命被迫害、个人生活苦难的记忆、政治悲剧外，其更多的还反映普

通人的感情（爱情）生活。这种题材转换的本身，也是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超越。

《山楂树之恋》可以被看成是描写特定历史时期的现代流行小说，它还暂时不能成就一个清纯文学流派。毕竟不能把所有赚人眼泪、背景特殊的作品都归为某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尤其是从文学形式上看，《山楂树之恋》可能有些地方并不成熟。它更像是一部略带“伤痕文学”的“伤痕”特点的现代流行小说。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说，其并没有达到“反思文学”的思想深刻高度。只是由于其一定程度上的纪实性和感人的爱情这两个特质，再加上中国现代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感情问题，三者的机缘，让作品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搭了顺风车。

第三，“80后”和“90后”。

今天的“80后”和“90后”，已经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作为没有亲身经历文革的新一代，文革时期的伤痛与反思已经渐渐不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对文革的认知要淡薄许多。“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种“沉重”的文学主题，时代的感伤，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淡去，被新的文学形式和主题所取代。在新世纪里，人们面对太多的生活环境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人情淡薄，世态炎凉。人们对感情出现了“不信任”危机，对爱情提出质疑。于是乎，文学作为“承载心灵的土地”，更加关注到普通人的感情生活，以及那种平凡却纯粹的描述，以寄托自己一份无从停泊、那种看上去平凡，却温暖而坚韧的爱情，而这却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所向往的，是我们许多经历文革的人们所追求的。第一，看到老三和静秋的情感经历，年轻人感受最多的是难以置信，还有羡慕；到底该何去何从？年轻的这一代人还是迷茫不解。第二，经历“文革”的一代感受最多的则是怀旧、亲切和理想化。时代致使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生活具有不同的感受。

(二) 爱情角色

第一，他们之间到底是否有爱情？

他们之间到底是否有爱情呢？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如果爱一个人，就会把心定在那个人身上，眼睛里只有她，世界也变为了以她为中心，而不是再以自己为中心，这样看，老三是爱静秋的。从女孩儿的角度看，如果爱一个人，就会把他放在心里，甚至藏在心里，时刻企盼他的出现，心甘情愿地被他的气息所感染，把信任给予他，直至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他。这样看，静秋是爱老三的。有很多影评说，静秋只是在享受老三对她的“好”，并不爱老三，笔者不以为然。即便是夏天，试问如果静秋不爱老三，会在医院大门外过夜吗？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本来就是不同的，如果用同一把尺子量，只会把爱情弄成交易。

小说中的老三是高贵的爱情给予者，他发现并肯定自我且富于历史预见性。静秋则是主流意识与“小资情调”之间的抉择者，自尊心强但性别意识和爱情意识比较模糊。爱情从来都是自愿与属于双方的，然而在一个特定的荒诞岁月里，老三与静秋之间的爱情却是单向给予的，静秋只是一个甜蜜和痛楚中的爱情抉择者，是一个畸形社会中被压抑的被动接受者。自由爱情于性别歧视中的女性而言，作为一个社会的弱者与小人物，实在是一种奢侈。“静秋”对“老三”产生好感后，却突然见不到他了，因而无所依傍：“这种依恋的心情，她还从来没有体验过”。^{[1] P24}

第二，平静还是萌动？

从外表上看，静秋是个安静的女孩，事实上也是如此，只是她的内心有一份不安静，正是因为这份不安静，才会有她和老三瞬间的一见钟情和相思成灾。一颗少女的芳心开始萌动，陷入那千百年来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恋中。爱情往往就是这样，两个人对上眼，暗送秋波，明送礼物，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静秋和老三之间，按照这种逻辑，他们的爱情似乎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影片打破了这种常规逻辑，静秋对老三一度误解，一方永远离开，造就了一种爱情悲剧。

影片中老三用树杈拉着静秋过河的一瞬

间，他第一次让手慢慢靠近静秋的时候，还是通过一根木棍。他拿着一根木棍让静秋拉着过河，慢慢地，木棍上两只手的距离越来越短，直到紧紧地握在一起。就像男女之间的心理距离，从陌生、产生好感，到亲近，最后身体融为一体。爱情就这样水到渠成地融化和升华了，简单而没有修饰，朴实而不失华丽，或许会让那些单身的人开始去渴望恋爱。原来恋爱可以不必惊心动魄，可以不必轰轰烈烈，但一定要单纯而美好，干净而清澈。

母亲作为一个备受歧视的受害者，与“静秋”谈心问的却是：他摸过你没有？对你动手动脚没有？母亲对她“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谆谆教诲，在亲情层面阻挡了静秋对自由式爱情和自身生命真相的探索。

第三，单向还是双向？

初恋中的静秋和老三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是：静秋被老三的手风琴声所吸引，她编着两条辫子，露出一对小白牙傻傻地站在田埂上，痴痴地看着走向她的高大帅气的男人。静秋一见钟情地爱上老三之后，她的笑容代表着情窦初开的幸福，懵懂爱情的滋润让她芳心悸动，但又不知所措。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傻傻地接受给予和馈赠。当爱的分量到了一定程度时，她的笑容变得更单纯，并开始懂得去付出，直到愿意将处女之身献给老三。静秋并不是在一味地接受，她也给予了老三很多，当然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老三与静秋，从第一次见面的笑容里开始，到最后一次离别的泪水中结束，期间错落的黑夜，见证着这段随风而去的不朽爱情。老三在给予的同时，他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感情也寻找到了一份寄托——你活着，我就不会死；但是如果你死了，我就真正地死了。所以，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双向的，只不过天平的两端，可能会不太均衡。

当静秋因为脚伤不肯去医院时，他居然拿出刀来划破自己的胳膊，这固然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是这种暴力倾向的爱的表达，实际上是一种单向的爱的获取和占有。“老三”作为一个爱情施予者，用尖刀划破臂膀，泪

汨的鲜血流出，一种暴力逼迫的爱情使“静秋”心疼地流泪，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不得不接受“老三”。当“老三”给静秋送来裸露而性感的游泳衣时，静秋只得在游泳衣上面再披一层薄薄的衬衫，当她富有青春气息的身体面对戏水中“老三”阳刚的身体时，种种不自然的表情产生，如同一个时代的强势话语，小人物没有选择的余地，“她”拥有的只有被动接受与害怕。如果说老三最初吸引静秋靠的是唱《山楂树》，后来笼络静秋靠的是送东西（从钢笔到食物到金钱），那么进一步占据静秋的少女之心靠的是护卫、时间和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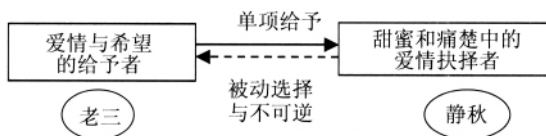


图1 《山楂树之恋》的爱情角色
(笔者根据胡莎2010年的绘制图绘制)

第四，是否超越了“子君”的死？

与《伤逝》中通过子君的死来象征启蒙的失败不同，在这里通过男性启蒙者老三的死，宣告了启蒙的终结，把女性关于自身的选择权还给了她自己。在没有了老三的余生中，静秋勇敢地一路远行，在另一种文化中振翅高飞。“当社会去除了政治、经济的樊篱，使两性能够在社会空间中并肩而立之后，一贯占据强势地位的男性就成了女性生命中的最后一层遮蔽。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老三的死才能把静秋从一个被启蒙、被保护的位置中解救出来，让她从此独立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中的种种可能性”。^{[5] P53-54, 60} 这个爱情故事成为一个悲剧性隐喻，超越了“子君的死”。最后老三的死，更是因为这样一种执著而深沉的爱在那样的特殊年代里被排斥、被误解、被怀疑而令人无限痛惜，一体化意识形态体系伴随一体化经济形态体系的瓦解而烟消云散，如同那个被扭曲的年代之墙轰然倒塌后，剩余的只有静秋面对病床歇斯底里的哭喊。作为给予女性爱情启蒙的男性老三，只有通过宣告他的死亡与终结，才能够将女性关于自身的选择权还给她自己。最后

一切复归平静，她什么都没有了。

影片最后引用老三（孙建新）日记本扉页上写的那句“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了，我也不能等你到二十五岁了，但是我会等你一辈子。”^{[1] P292} 如果你真正找到爱你的爱人，请“让她知道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倾其身心地爱过她，让她相信世界上是有永远的爱的”。请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因为这辈子的相遇与同床共枕是前世500年修来的缘分，下辈子或许是不再相遇的路人！我们都相信，世界上应该有真正的爱情！

第五，对比静秋和阿红的命运。

魏红作为一个同年代的下乡女知青，当“静秋”陪她打掉隔壁二班男人不肯承认的腹中之子时，披着畸形头发的魏红与大发雷霆的母亲对峙，她们的心灵独白是“男人得手之后就对你疏远了”！魏红对“静秋”的闺中说教，在友情层面扭曲了静秋对互动式爱情和男女生命真相的追求。静秋和阿红同样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两个角色有着特殊的历史色彩。不占优势的政治出身，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迫使她们在学习、工作中不得不时时刻刻保持一种谦卑的状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二者的生活境遇基本相同，但是命运截然不同。第一，静秋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她遇到了老三这位对他关怀无微不至的男性，并且也让她体验了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小说和影片的结尾，静秋留学，开始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翱翔。第二，阿红是个比较前卫的女孩，她也很执著地追求自己所谓的“爱情”，并偷尝了禁果。后来遭男友抛弃，无奈堕胎，受到周围人的奚落、嘲笑甚至鄙视，身心都受到很大的伤害。虽然伤痛只是暂时的，但是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那将是她不愿触及的噩梦。

如果说，“人死了，而爱还在继续”是一种莫大悲伤，那么“如果人活着，而爱却死了”就是一种莫大悲哀。现在假设影片中：魏红遇见的，不是二班的那个浪子男生，遇见的是老三，那么，这又会是怎么样结局呢？魏红和老三的错爱假设将是轰轰烈烈的婚前性爱，乃至出轨，家庭冷暴力，乃至婚

姻解体。老三爱上静秋，或许就因为静秋的那份淡如白纸的美，让人看见就不想放弃的纯美，这种美，男人都想拥有，都想占有。虽然影片的最后老三死了，而他们的爱还在继续。画面不会就此结束，爱情的文学反思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天荒地老。

第六，静秋与老三的爱情诠释了一种悲剧美。

许多人是在泪流满面的情况下，看完《山楂树之恋》这部被称为史上最纯净的爱情小说的。合上书时，情绪或许还沉浸在静秋与老三的爱情挽歌和时代悲剧中。美好得让每个女人都感动倾心的好男人“老三”，长得很美且多才多艺的女人“静秋”，以及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也许在那个时代看来有些大胆的浪漫，这些美好的想象充斥着整个故事。

老三有着为爱人付出所有一切的真心，他可以为了爱忍受一年不见面的约定，忍受静秋的不理解甚至无理取闹。他可以为了静秋的伤害而流泪，正如他说的那样“男子汉可以为自己爱的人流泪”。而静秋，是长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步步小心，生怕走错一步而调入“被改造”的渊藪的城市最底层的女孩子。她极像《西厢记》中最初的崔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只是由于受到家庭的压制和身份及教养的约束，她总是若进若退地探视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6] [P284]。山楂树这个爱情故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结局的悲剧性，虽然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化情节，一切都在一种平淡的叙述性语言中发生，但却给我们带来更为巨大的震撼。平淡中的爱情才更能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更能重新开垦人们心中那片荒废多时的爱情棉田。

完美的爱情总是让人大呼不过瘾，于是关于她的文学作品便打上了“戏剧性”的烙印。人总是要在爱情的甜蜜中随时挥洒几滴眼泪才能满足。这便使得一直以来的“爱情”总是以“悲”来点睛。山楂树亦如此，爱情

过程的互相误解、互相折磨，最后以“老三之死”而结局，这些都是使大多数读者潸然泪下的精彩片段。

三、《山楂树之恋》现象的文学反思

影片中呈现的细节让观众心酸，更多的是让观众流泪。可是，当笔者真正动笔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完整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彻底陷入一种语无伦次的状态。我喜欢山楂树爱情的纯真和清澈，在那个时代，真实的故事都是单纯的、干净的、温柔如水的。正是基于这种痴语的状态，笔者反思文学背后的价值观和社会变迁。人类思想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一是“反思思想”的维度，而哲学的反思则是对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的反思^[7]。下面依据创作者本身的世界观以及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山楂树之恋》现象进行文学反思，进而反思社会变迁。

第一，文学毫无疑问是附着在相应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的“人学”。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不能简单以隐含着的进化论式线性逻辑思维模式来判定其现在比过去先进、现在比过去文明，这种傲慢的偏见直接的后果是全盘否定过去社会时代的一切成就、创造，没有充分考虑过去时代的国内外复杂背景。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所引导的行为都是那个时代的理性选择。全盘否定过去，或者反过来全盘否定现在，都是对现在或者过去的再度否定。

潜伏在小说中的记忆和经验，是生命化的“个人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知青生活的本真状态，给人予强烈的心理情感冲击和无垠的历史想象空间。剪一张青春底片珍藏，因为那个年代是红色的。在1975年前后中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三下乡”运动，城市里的高中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到农村去大有可为。大家要知道，“文革”作为一段追求宏大叙事的集体话语的历史记忆，是一个爱情等情感被阶级化、异化，集体主义消解个人忧郁的时代，即便有两情相悦的

可能,即便有反抗既定社会伦理规则的勇气,爱情依然是一种被局限在固定框架中的幻觉,充其量是为心灵的暂时互慰寻找的善意谎言。

第二,最伟大的作品往往出自于纯真灵魂,而最纯真灵魂的爱情却只能诞生在最肮脏可悲的年代。作为穿越历史时空创造的“爱情”故事,缘起于山楂树的凄美爱情,只是荒诞岁月见证的不朽传奇。在物欲横流、江河日下的当下,当铜臭侵蚀了人们心灵和精神的时候,张艺谋导演电影《山楂树之恋》,希冀重新唤起并张扬人性深处的纯情和圣爱。这其实是一个触摸不着的“远古神话”。为此,有人批评这种表面上的纯情完全依托在物质和利益的支架上。《山楂树之恋》中,女学生青涩朦胧地面对爱情,追求她的地质队员却通达人情。男追女是出于她的纯洁美丽,女爱男是因他屡屡在物质上帮助她。女学生家里穷,男地质队员通过给她送一块糖、一支笔、一只灯泡、一包冰糖、几根油条、一套游泳衣、一双胶鞋、100元钱、一身运动服、一袋核桃、一块红布、一只脸盆等,来逐步达到自己心中的目的^[8]。这其实不正是无意识地隐喻了现代社会中以金钱换取爱情,甚至用金钱换取权利、女人和肉欲么?《山楂树之恋》在看过电影的人心中引爆爱的“催泪弹”,这是一部控诉当下“爱无能”的电影,试图唤起被物质、金钱汹涌暗流冲走的人们的“真爱”,让人对纯爱重树信心。

其实那个年代没有纯美的爱情,影片只是用一种当下的自由式、双方互动的爱情妄

想来反问那个骇人听闻的、压抑人性的年代,鞭笞“文革”中下乡给一代人造成的不可抹去的“伤痕”。《山楂树之恋》这样的故事,虽不能代表那个年代的爱情观,却也是一种缩影。在今天的社会,这样的爱已然不多。

第三,35年以前的中国贫穷而饱含理想,35年以后的中国富有而缺少理想。《山楂树之恋》中的“纯情”,只不过是富有的一代人对当年青春往事的怀旧和追忆。除了“怀旧”因素之外,或许人们在“山楂树”中,多少找到一点精神慰藉,因为分化的当代人精神价值甚至会集体迷乱。真实的那个年代物质贫穷,即使他们没有物质,或许他们还可以收获爱情。而我们这个时代,国富民穷,少部分人大富,大部分人大穷,即使少部分人大富,或许他们“收买”不到爱情;即使大部分人大穷,或许他们仍然可以收获爱情。千万不要以富人的眼光“无意识”地去构建一种充满物质诱惑和利益交换的所谓“爱情”。现代有些恋爱中的人们互相拉着已经没了感觉的手,贴着没了爱意的热度的嘴唇,只是身体互相欺骗。我们现在是否爱得太自私了?爱情需要对方的时间,需要对方的金钱,需要对方的全部关心和爱,爱在索取中慢慢耗尽。尽管导演的初衷是弘扬纯真的爱情,寻找爱情的乌托邦,但是影片却以一种无意识的隐喻,对现实社会“无爱情”现象进行了强烈的讽刺。

(责任编辑 彭慧媛)

参考文献:

[1] 艾米. 山楂树之恋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2] 王雪. 世界之轴: 弗莱文学理论的基石 [D].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2008-5.

[3] 吕约, 张柠. 中国创作与西方理论: 新近文学图书检视 [J]. 中国图书评论, 2008, (4).

[4] 胡莎. 山楂树下凄美的爱情悲歌——论小说《山楂树之恋》的爱情伦理观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1).

[5] 沈红芳. 苦涩的爱情书写与女性成长的隐喻——读《山楂树之恋》[J]. 名作欣赏, 2009, (12).

[6] 骆玉明. 简明中国文学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7] 高远. 时代精神的哲学探索——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孙正聿访谈录 [N]. 光明日报, 2011-2-22.

[8] 孙见喜. 《山楂树之恋》恋了什么? [N]. 陕西日报, 2011-1-2.